

從「變」到「化」 ——談〈赤壁賦〉中「一」與「二」的問題

何寄澎

台灣大學中文系

東坡前後〈赤壁賦〉，千百年來流誦不衰，前者尤然。歷來詮者雖多，但除贊美之辭外，語多空泛，若無新意。近世以來則大抵從「常」「變」角度視之，謂〈前賦〉尚有常、變之對立，至〈後賦〉則已泯然消解。此種論見雖亦可觀，但距掌握東坡精義恐或尚有一間。前後〈赤壁賦〉之精義究竟何在？其同與異如何？二賦究宜分讀抑或合讀？在在需要澄清辨證，而澄清辨證之鑰已隱藏於二賦之中，惟前人較少注意耳。此鑰即「一」與「二」之問題。

何謂「一」與「二」之問題？蓋〈前賦〉中的主要人物有二：洞簫客及東坡，此二人為一與一的對應關係。〈後賦〉則較複雜，有東坡（一）、有二客、有孤鶴（一）、有二（或一）道士。其間似乎不僅為一與一，更有一與二、二與二之多重對應關係；甚且，或非對應，乃是相融、互替、衍生的關係？將之釐清，殆為掌握東坡思想精華之關鍵。

論宋詩者皆知，宋人頗好用數字一一而此為宋詩邏輯性、精確性之一驗證。緣此，東坡前後〈赤壁賦〉中有一與二這種數字邏輯

1 元明以降評點之學大抵如此，參王水照《蘇軾選集》二賦所附集評可知。

問題之存在——並可能藉此揭示其哲學思維的體驗，殆非無謂。

二

談一與二之問題之前，應先確定〈後赤壁賦〉中出現之道士究為一，或為二？今傳坊間版本率作「一道士」，蓋從朱熹與胡仔之意。案，萬曆本《蘇長公合作》卷一引朱熹云：「當以『一』為是。」《苕溪漁隱叢話·後集》卷二十八云：「此賦初言『適有孤鶴橫江東來』，中言『夢二道士，羽衣翩跹』，末言『疇昔之夜，飛鳴而過我者』，前後皆言孤鶴，則道士不應言二矣。」今人質疑這種看法，並以爲應從《四部備要》本做「二道士」者爲陳幼石氏。但陳氏未做精確考證，逕以思想層面認定二道士較一道士更能說明問題，並有助於吾人對兩賦做更妥當且有趣的理解。²陳氏的見解雖然正確，惟不經考證而逕予認定，則在方法上尙有缺憾。幸陳氏之缺憾至一九九四年六月，由衣若芬女士將之彌補。衣氏在其〈談蘇軾後赤壁賦中所夢道士人數之問題〉³一文中分別自各種《東坡文集》版本、《皇朝文鑑》選文以及後人書畫資料仔細考辨，確定應做「二道士」爲是。糾纏數百年之「一道士」「二道士」問題，至此可以塵埃落定。

三

〈前赤壁賦〉中所有的關係都是一與一的對應：

洞簫客：東坡

變：常

² 陳氏論見，請參氏著，《韓柳歐蘇古文論》（上海文藝出版社，1983年5月，

1版1刷），第四章〈蘇氏文學理論中的變和常——兼論赤壁賦〉。

³ 衣文載《臺大中文學報》第六期（台大中文系，1994年6月）。

悲：樂

很明顯的，他們分屬二種不同的生命情調、生命觀照。東坡以《莊子·德充符》「自其異者視之，肝膽楚越也；自其同者視之，萬物皆一也。」的觀點，化解洞簫客的悲與惑。而客也似乎就理所當然的，接受了東坡的觀點，全文遂在喜樂之中結束——呼應著開首的喜樂，留下一片疏朗、開闊、光燦的氣氛。

或許這就是〈前賦〉所以教人喜愛的原因了。它的結構井然，思想明確，晶瑩剔透，絕無枝蔓。但如果我們再加思索，不難發現，東坡的詮釋全然是觀念層面的，欠缺實際的經驗，也欠缺確實的體悟，充其量只是孔子所謂「知之者」，尙無與乎「好之者」或「樂之者」；而全文只有一問一答（雖然這是賦的原始形式），討論辨證全付闕如，因此欠缺思想的深度。換言之，〈前賦〉借用莊子的哲學，將之概念化，簡單地運用去解決「變」的問題，客也就輕而易舉地轉悲爲喜。事實上，這種純觀念化的認知碰到情境變遷，易時而處的時候，恐怕就經不起考驗了。

果然，三個月之後，東坡再與二客遊赤壁時，凜乎江山之變，悄然而悲、肅然而恐的，不再是客，反是〈前賦〉中扮演「達者」的東坡了。

東坡的逆轉，其實正見證了〈前賦〉中有關常、變思想的概念化、簡單化。但這並不是一則嘲諷。經由不同時空的經驗逆轉，促使東坡更深刻地思考變與常的關係，徹底檢討其在〈前賦〉中單純的認知——常中有變、變中有常；萬物莫非常，亦莫非變。

正緣於〈後賦〉呈現一種更深刻的體悟、觀照，所以〈前賦〉中一問一答的形式消失了；所有〈前賦〉中整齊對稱的一與一的對應關係也不復可見。嚴格而言，〈後賦〉中只有東坡「一」人，全文盡是東坡「一」己的經歷、體驗、思辨，二客不能從焉。這與〈前賦〉中客與東坡宛如天秤兩邊，各據一端的對應迥然不同。其次，東坡與孤鶴，與二道士，也不再是對應的關係，他們毋寧是一體的、

互替的、相生的關係。

〈前賦〉中持常視變，視變如常的東坡，在〈後賦〉中，面對宇宙的劇變，其實是充滿悲恐、充滿挫敗感的，所以他只能「返而登舟，放乎中流，聽其所止而休焉。」這時橫江東來的孤鶴，何嘗不是東坡的化身？天地寂寥，他們都只擁有一個孤獨的自我；東坡「劃然長嘯」，孤鶴「戛然長鳴」，更加強了二者為一的可能性。所不同的只是，東坡面對宇宙悠悠的長嘯，加深了自我渺小、須與之感；掠舟而西的鶴鳴，對挫折的東坡而言，卻不啻暮鼓晨鐘，催化其產生超越的體悟。

這個體悟是微妙的，難以言傳的。東坡一如〈前賦〉，仍然取徑莊子，藉夢的方式來呈現，但與莊子已大異其趣。《莊子·齊物論》夢蝶的典故，世所熟悉，不贅述。但我們要注意的是，〈齊物論〉中的夢，仍然是一與一的關係——蝶為莊周，周為胡蝶；覺亦夢，夢亦覺。〈後賦〉中的道士，如果是「一」，則東坡不唯全在莊子籠罩之下，抑且依然墮入〈前賦〉中常變關係的困境裡，對〈後賦〉中東坡自身逆轉所形成的前後矛盾完全無解。然則不然，〈後賦〉中的道士是「二」。東坡可以為孤鶴，孤鶴可以為二道士——這不是「變」，乃是「化」。「變」是孤立的、片段的、短暫的；而「化」乃是相生的、持續的、永恆的。葉子由青轉黃，而至枯落——這是變；落葉入土轉為養分，滋長出新苗——這是化。宇宙萬物之所以生生不息即基於「化」。人們如果掌握住此一真理，自可為生命指出寬廣向上一路，既無視於「變」，亦不斤斤於「常」「變」。〈後賦〉的結尾無喜無悲，只有「驚悟」，暗示了全文的這種旨意。

由是，我們不能不指出，〈後賦〉裡所展現的東坡的體悟，可能已不盡受莊子的影響，而有老子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」（四十一章）以及「大曰逝，逝曰遠，遠曰反」（二十五章）的思想成分在內。

四

總結而言，〈前賦〉中的東坡思想只是概念化的莊子哲學。文中所充滿的一與一的對應以及其間存在的分立、矛盾，也並非單用簡單的觀念認知即可加以消泯、融攝的。所以輕鬆言之，藉助自我觀點調整所對待的「常」「變」關係，到了〈後賦〉就遭到嚴厲的考驗。喜樂的東坡因之逆轉為悲恐的東坡。所有一與一的對應、分立、矛盾，在〈後賦〉中消失，只留下一個「一」——東坡，讓東坡絕無干擾地切實體驗「變」。然後讓這個「一」化為另一個「一」——孤鶴；然後再讓這個「一」化為「二」——道士。〈後賦〉裡這樣的安排，一方面讓〈前賦〉中觀念層面的「常」「變」認知轉化為經驗層面的體認——萬物的確是莫非「常」、亦莫非「變」的；一方面則指出「化」才是宇宙萬物的本質，執迷於「變」，永遠是有限的生命，唯有「化」才是真正的「常」——至此，〈前賦〉中無謂的「常」才有了「確實」的意義。在這樣的體悟下，東坡已無視於「變」的存在，也掌握了「常」的真諦，因之悲喜可以退去，留下的是一個全新的自我。

五

根據以上論述，則前、後〈赤壁賦〉應視為一體，殆無疑問。蓋其為有機之連貫，呈現東坡體悟之完整過程，不可分割，亦不可分讀。前人唯《天下才子必讀書》有云：「前賦是特地發明胸前一段真實了悟，後賦是承上文從現身現境——指示此一段真實了悟，便是真實受用也。」「若無後賦，前賦不明；若無前賦，後賦無謂。」（卷十五）以及王文濡《評校音注古文辭類纂》云：「前篇是實，後篇是虛。虛以實寫，至後幅始點醒。奇妙無以復加，易時不能再作。」（卷七十一）指出二賦互需互用，但論點猶有所蔽。至近世選本多取前賦而棄後賦，則更屬淺妄。東坡化「一」賦為「二」賦，慎讀者自當還「二」賦為「一」賦，庶幾符東坡旨意並不負其諧趣也。